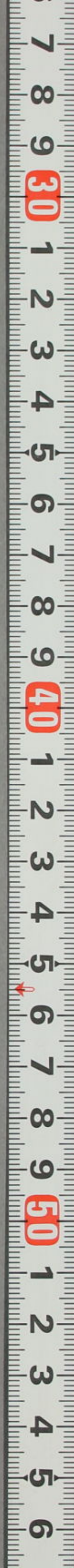


論語徵集覽

八



□ 12
3066
8



門 12
號 3066
卷 8



論語徵集覽卷之八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

輯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固王肅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

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

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

新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

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

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

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

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

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

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

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

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

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

極為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

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

從事見春秋傳

古義泰伯周大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

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泰伯長而當立讓之不嗣

逃之荆蠻於是季歷立至文王天下諸侯日歸其

德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號周三讓終遜也以天

下讓謂讓其國蓋因周有天下而追稱之也○按泰伯

而稱謂其德至極不得以言語稱之也○按泰伯

三讓之事諸儒之說紛然不一夫商周之事莫如

取證於聖經故今特據詩大雅皇矣篇為斷觀其

言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則友其兄則知王季

而始強大矣觀言維此王季則友其兄則知王季

能事泰伯而得其歡心矣觀言載錫之光則知泰

伯能知王季之賢而讓之矣觀言載錫之光則知泰

辱泰伯之知矣觀言載錫之光則知泰伯之知矣

微三以天下讓朱註三讓謂固遜非也聞謂三讓

本篇三年學述而篇聞韶三月公冶長篇季文子三思季氏篇君子有三畏子張篇君子有三變

左傳哀七年

為固遜矣。不聞謂固遜為三讓矣。如三年三月三思三畏三變。皆實有其數。然其詳不傳焉。邢疏大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大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是以禮為說。非後人所及。必古來相傳之說。祇左傳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不與此同。則亦難從焉。要之古書殘缺。不的指其事可也。以天下讓者。言其讓為天下故也。朱子以為讓天下。故其言曰。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夫周至文王。乃三分天下有

允恭克讓書堯典

其二。泰伯之時。天下非周有。豈可以讓天下言哉。太王之心。以文王有聖德。故欲傳位季歷。而泰伯亦知文王之必能安天下也。故潛逃以讓之。以濟其美。是其讓為天下故也。凡論語稱至德者二。泰伯以讓。文王以恭。稽諸書。贊堯以允恭克讓。則恭讓為德之至。而堯之讓舜。為天下故也。舜禹相承。道始立矣。益以見其讓之莫大焉。泰伯之讓。亦為天下故也。歷昌相承。文斯成矣。豈不其讓之亦莫至焉哉。蓋讓而無益于人者。止潔身焉。非堯舜泰伯之讓也。讓而濟天下者。克用其讓焉。是其所以

為至德也。民無得而稱焉。固泰伯之所以成其讓。然苟其讓之小也。豈足為至德哉。孔子言之者。人多不知三讓之事。故發之耳。豈必以泯迹為至德乎。大氏宋儒無作用。專求諸心。所以不通也。又所謂泰伯之德足有天下者。亦未知孔子所以稱至德之意。乃謂孔子既稱至德。則其德當如是矣。殊不知孔子止以讓與恭言之。何則。曰三以天下讓而已矣。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已矣。未嘗言其它焉。宋儒不信孔子之言。而求至德於言外。豈不謬哉。今按。大王泰伯。皆非文王之倫。書曰。大王肇基

書武成

詩魯頌閟宮
孟子梁惠王篇
曰惟智者為能
以小事大故大
王事獲麟句踐
事吳

詩並見大雅皇矣

孔叢子居衛篇

孟子公孫丑篇

見壽眉

集賢卷之八

四

王迹。詩曰。實始翦商。孟子以為智者。而以句踐比之。則周家克商之後。以文武周召之德。而殷頑民尚且不帖服者。以大王之所為。有未慊於人意者。故也。泰伯逃而蠻夷奉之為君。其仁可知矣。則大王所以有仁人之名者。毋乃以有泰伯之故乎。詩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又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是王季恭謹之人。乃能埋德韜光。據孔叢子子思之言。王季當帝乙之世。為西伯。據屈原天問。則文王尚作州牧。況王季乎。故鄭玄不從孔叢子。孟子又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

運之掌也。以此觀之。方其時。殷運未移。若使泰伯
 嗣大王。則德音必昌。周家必張。而不臣之迹成矣。
 季歷嗣而後。韜晦承順。斂周家方張之勢。而傳諸
 文王。以俟殷運之移。此泰伯之讓。所以成周家之
 美也。蓋民之附泰伯。如蟻慕羶。泰伯之為人。不能
 自斂其羶。唯古人克自知。克自度。故泰伯自度其
 材行。而不嗣大王。使王季嗣也。不然。父疾而不親
 養。不視其死。不奔其喪。其為蠻夷之人。何其甚矣。
 左傳曰。泰伯不從。蓋必有其事矣。然不可知其所
 不從者何事也。朱子以為夷齊扣馬之心。是或有

左傳僖五年大
 王季歷承順
 文王以俟殷運之移
 此泰伯之讓所以成周家之美也
 蓋民之附泰伯如蟻慕羶泰伯之為人不能自斂其羶唯古人克自知克自度故泰伯自度其材行而不嗣大王使王季嗣也不然父疾而不親養不視其死不奔其喪其為蠻夷之人何其甚矣左傳曰泰伯不從蓋必有其事矣然不可知其所不從者何事也朱子以為夷齊扣馬之心是或有

詩皇矣

似焉。然三代時。稱諸侯為君。其禮有不若秦漢後
 君臣之分者矣。泰伯亦不身仕殷朝。唯為周國世
 子耳。夷齊扣馬之事。王氏既辨之。且泰伯為是。則
 湯武為非。其說終不可通也。仁齋先生據詩帝作
 邦作對。自恭伯王季。而謂泰伯之逃不在大王之
 時。而在王季之時。其言甚辨。然盡廢古書。以己心
 說古之事。非妄而何。至於恭伯王季相並而治國。
 則世豈有是事哉。世豈有是事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勇而無禮則亂。
 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

魏都賦曰臨焦原而弗怵誰勁捷而無猓言城雉高峻使人莫敢近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魂悚悚其驚斯心惴惴以發悸註言殿堂北入而西廂東序深邃不測見者悚驚也是憇惴惴認認皆通絞馬融曰絞絞刺也邢昺曰絞刺人之非左傳昭元年叔孫絞而婉註絞切也韓詩外傳曰堂衣若叩孔子之門曰丘在乎子貢曰子何言吾師名堂衣若曰子何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朱子曰絞急切也按何朱非殊蓋絞者謂責讓人

之非毫無假借也朱子又曰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憇勇不亂直不絞是或以禮為節文或為先後之序皆僅言其一端者已恭慎勇直是人之性禮者所以養人之德性也任其性不以禮養之必有勞憇亂絞之疾也君子篤於親以下吳氏謂當自為一章是矣又曰曾子之言也何以知其非孔子之言可謂妄矣興起也未是興有興盛意民興於仁謂民之仁行興盛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古鄭玄曰啓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孔安國曰言此詩者喻己常戒慎恐有所毀傷周生烈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

新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永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古義啓開也曾子以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故當其疾病之時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小旻之篇戰戰兢兢恐懼貌兢兢戒謹意臨淵恐墜履永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保之難如此言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丁寧之意曾子之學以孝為主忠信為本其奉持身體不敢毀傷者蓋以孝弟忠信之實施之身體也夫孝莫大於愛親知愛親而後得能體其心能體其心而後知能愛其身父母之於子也幼則有湯火之慮壯則有倚門之望無一日不恤其有虧傷也曾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故終身奉持遺體戒謹恐其至極而道德茂以加也

徵鄭玄曰啓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此引孝經之文然孝經本謂免於刑戮也身謂劓與宮體謂剔髮謂

觀濤閣
卷之八
鄭玄曰啓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此引孝經之文然孝經本謂免於刑戮也身謂劓與宮體謂剔髮謂

故曰並見孝經首章

孔子謂南容公冶長篇

子思贊孔子中庸言

髮。膚謂墨。故身體髮膚四字。指五刑而言之。古之道。以免於刑戮為先。故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以見用於世為難。故曰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孔子謂南容曰。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子思贊孔子而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是其言皆足相發。又觀春秋時。諸侯大夫之言。每以獲全首領。終於牖下為幸矣。古時議論皆爾。後世士君子。驚桀自高。志氣如狂。乃以此等言為卑不足行也。吾知免夫之免。亦謂免於刑戮也。論語中免字。

戴記祭義

皆然。曾子在無道之世。故以此為幸焉。若以保護身體為說。其說終有不可通者。學者察諸戴記載。樂正子春之事。近迂矣。亦必有所為而發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遵豆之事。則有司存。

古馬融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包氏曰。欲成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鄭玄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踰踰。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包氏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遵豆禮器。

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言自言也鳥喪死故鳴哀人窮及本故言善此曾
 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貴猶
 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
 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
 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邊竹豆木豆言
 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
 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
 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邊豆之事器數之
 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
 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
 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
 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信三者正身而不外求
 故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
 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
 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古義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來問其疾鳥獸愛生
 而無義故其將死鳴必哀人之將死氣消欲息故
 其言必善曾子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故
 先以此告之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辭言語

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邊竹豆
 豆木豆言君子之於道無所不得然其最可貴者
 有此三事動容貌則欲其遠暴慢也正顏色則欲
 其近信實也出辭氣則欲其遠鄙倍也若夫至於
 器數之末則自有司職守之所存而非君子之先
 務也欲敬子以是三者為務而修德也此章與恭
 近於禮遠取辱之意同蓋君子其養於中者篤故
 其見於外者自如死得諡
 敬豈有得於曾子之言歟
 徵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二句必是時諺朱子謂曾
 子之謙辭非矣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以下曾子語
 聘會之事也是在春秋時為卿大夫重務何者周
 道衰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而在方伯則諸侯之
 相與非聘會則兵車也安其國於是危其國亦於

孔子答衛靈公篇

是孟敬子亦知其如此而學禮於曾子。然徒留意於籩豆之末而不知其所重。故曾子語之以是。如孔子答衛靈公俎豆之事亦謂聘會焉。後儒不知古言。故其於二章一如癡人說夢。可謂憤憤已。鄭玄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詞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此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矣。道有君子所貴者。有有司所貴者。故曰所貴乎道者三。暴害也。暴慢者人害之。人慢之也。信者人信之也。鄙倍者人鄙之背之也。

發氣盈容儀禮聘禮記盛氣顛實禮記王濬

出辭氣氣者如發氣盈容盛氣顛實揚休玉色。朱註。暴慢信鄙倍皆以已言之。而曰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可謂不知辭義者已。且解信為實。大失古義。且容貌之失。豈翅暴慢。言語之失。豈翅鄙倍。且籩豆非為政之具。豈容以為政之本。解之不可從矣。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古包氏曰。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馬融曰。友謂顏淵。新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古義能不以學之所造而言多寡以學之所得而言校計校也吾友指當時孔門之諸賢也蓋孔門以此五者為學問之條目故曰從事於斯矣學者必識孔門之風而後可以為孔門之學苟不識孔門之風則必不能得其門庭所謂孔門之風者何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是也為學者多不知自省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勝心有兩分工夫便有兩分勝心驕吝之念愈進愈牢故曰人之患在好為人之師學道者先除其勝心而後聖賢之學可得而言也

徵以多問於寡多者多聞也寡者寡聞也有無以能言實虛以學言是皆好學之事也包咸曰校報也朱子曰校計校也朱子為是馬融曰友謂顏淵朱子從之仁齋先生曰吾友指當時孔門諸賢也蓋孔門以此五者為學問之條目故曰從事於斯

家語弟子行曰
滿而不盈實而
如虛過之如不
及是曾參之行
也

此其意謂以此為顏子事則人絕企望之念其意甚善然吾友二字似有所指祇未知其的為顏子耳按家語以為曾子之行曾子言此則曾子之從事於斯亦可見已然此五句非五事豈學問之條目哉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古孔安國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孔安國曰攝君之政令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不可傾奪**新**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古義六尺之孤謂幼少之君謂攝君之政令謂持危扶顛始終不變與疑辭也决辭此言當大任治大衆非忠信而有才者不能蓋忠信而無才則幹旋不足何以濟事有才而不忠信則衆心不服必至敗事故必忠信且有才而後可以爲君子矣○袁氏黃曰輔長君不難託孤爲難執國政不難攝政爲難託孤寄命不難臨大節而不負其寄託之重最爲難此非才節所能辨也唯有德者能之故斷其爲君子也

徵孔安國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邢昺曰鄭玄註此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周禮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以其國

出
及長曾魯文仲
吹玉豎文吹不
微而不益實而
案語第十行曰

升庵外集經說部

中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爲十五也茂卿按以七尺爲中人之度周一尺當今曲尺七寸二分則七尺當五尺四分六尺當四尺三寸二分也升庵引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疏之所言信矣可以寄百里之命孔安國曰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何晏曰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不可傾奪朱子曰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是何晏以事言朱子以其人節操言蓋節者謂禮義之大限也節操在我豈容言臨乎禮義

在外故曰臨禮義之大限所指亦廣然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故安國家定社稷為大節何晏雖陋儒亦生於宋儒未出之世故其言有作用者如此朱子以死生之際言之可謂所見止其身已朱子又曰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本於邢昺是韓柳已後文法豈可以解古文辭乎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反復言之所以贊之仲丘燕居曰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

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朱子豈不謬乎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古包氏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孔安國曰以仁為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

新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古義弘寬廣也毅強忍也士非弘毅則不能勝重任而遠到仁之為德大矣以此為己任故曰重也弘毅者以無此量則不能任重致遠也德徧乎四

海仁也澤及乎昆蟲仁也教被乎萬世仁也救患
弭難亦仁也以此為任不亦重乎一息尚存能持
此志而不可失焉不亦遠乎故士
不可以不弘毅者蓋貴其素養也

徵古者學而為士故凡言士者誨學者之言也非
謂士當爾而大夫否也弘大也謂規模宏遠也毅
勇也謂強有力也仁以安天下可謂重任故非規
模宏遠者不能焉負重任而致遠死而後已者亦
謂非死不舍重任也故非強有力者不能焉朱子
曰仁者人心之全德自其家言程子曰弘而不毅
則無規矩而難立不知何言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古包氏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包氏
曰禮者所以立身包氏曰樂所以成性
新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
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入又易入故學者之初
所以興起其好善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
此而得之禮以恭敬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
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
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
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
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
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
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
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
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
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
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
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
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
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
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

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古義興起也。詩出於人情，而其美刺亦足以感人。故可以興禮人之隄防，足以定其心志，故可以立樂以養人之性情，而自和順於道德，故可以成此明學問，得力功效之次第，亦孔門學問之條目也。言學不可以強為，得於詩則善心興起，其進無窮。故以興於詩，先之德不可搖動，故曰立於禮道不可自修，則德日立而不可搖動，故曰立於禮道不可止。故曰成於樂，得詩之理則知道之在邇而可樂，故有所興起，得禮樂之理則知其不可斯須去身。故德立而道成，此學者終身所得之前後本末也。論曰：禮家專主禮樂之功，而不知禮樂之本出於仁義。先儒曰：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其說蓋出於禮家而非聖賢所以論禮樂之旨也。夫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

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信能居仁由義，和順積而英華發焉，則詩禮樂之教自在其中矣。尚何有於古之易而今之難？况詩禮樂皆有其末，有末仁義之實，其本也。名物度數，聲容節奏，其末也。聖人之教人，皆專以其本而不取其末。學者苟得其理，則其末者雖未必與古人合，然亦不遠矣。

徵興止訓起。包咸之陋也。朱子以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解之是理學者流所見，不越是非二者，可謂不知詩已。可謂不知學已。興如興於仁，興於孝，第之興，皆謂有所鼓舞而振興於衆也。先王之教，詩書禮樂，書為學者本業。何者？書道政事，學而為士，不學則民，仕以從政。故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

子路曰先進篇

見詩經

集賢卷之八

十一

易繫辭

學。而其所載皆先王大訓。奉以爲萬世法。其言正大。其義闕深。必以詩與禮樂爲輔。博學無方。而後可以睹先王之心。故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是孔子所以屢言詩與禮樂。而不及書之故也。興於詩云者。詩之爲言。人情世態。莫所不包。瑣細纖悉。婉而不直。其言初不可必以爲訓。又不可必以爲戒。而人各以其意取義。義類無常。展轉不窮。又以諷詠發之。使人不知覺。故必學詩而後有所鼓舞。觸類以長。意見益廣。新知紛生。乃能有所振起於衆人之中。斐然

成章。過此以往。庶可以成其材德也。立於禮云者。凡上自朝廷宗廟。下至鄉黨朋友。外則聘會軍旅。蒐狩。內則閨門之中。以至言語容貌之間。器服制度之際。先王皆立之禮。以爲德之則。執而守之。習之之久。人皆有以立於道而不可移奪也。成於樂云者。樂亦德之則矣。禮以制之。樂以養之。禮以其敬。樂以其和。故樂者自驩欣悅豫之心。導之者也。禮尚有所操。必有所知。至於樂之鼓動以養之。則有不知其然者焉。養之則樂。樂則油然以生。養之於其不知不覺之間。莫周焉。故人之成於道。必於

是焉。故興者興於道也。立者立於道也。成者成於道也。言人之學道。詩禮與樂所以教者。其殊如此也。朱子曰。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是亦宋儒所見。主獨善。不知道德之分。故言禮者專在曲禮。而遺經禮也。又曰。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是其變化氣質之說已。殊不知古之成於道者。大者大成。小者小成。皆各以其材成焉。豈必變化其氣質哉。學者察諸。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古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可使知也。新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古義此言治民之道當為之建學設教使其自由。吾陶冶之中若欲使彼知恩之出。干已則不可矣。孟子曰。霸者之民。雖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蓋可使由而不可使知。王者之心也。欲使知之。霸者之心也。此王霸之所以分歟。

徵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雖聖人不能強之。故能使民由其教。而不能使民知其所教也。自然之勢矣。至其俊秀。則使學以知之。亦唯禮樂不言。

故曰迷而篇

又曰同

以行與事示之而已。故其知之也。自知之也。故曰。然而識之。又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自孟子以雄辯聒之人。而後斯義亾焉。後世儒者之師。專務講說。說之益詳。而其惑益深。皆不自知之故也。夫人之性殊。知愚不得而一之矣。苟以使知為教。則天下有不被其化者。可謂小己。仁齋先生昧乎可字之義。曰。不使彼知恩之出于己。可謂坦坦聖言。忽生疙瘩。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古包氏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貧賤者必將為亂包氏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

新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也則一也

古義好勇善矣然而不安分則必自作亂惡不仁之人可矣然而過甚則激而致亂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皆不可不戒

徵好勇疾貧者已為亂也。人不仁疾之已甚者使人為亂也。雖已不為亂猶之已為亂故均之曰亂也。則聖人之思遠矣哉。後儒短見豈能及之乎。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古孔安國曰周公者周公旦

新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鄙，蓄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技，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古義**朱氏曰：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鄙，蓄也。此專戒驕吝之害也。蓋驕則有自滿之意，吝則無為人之意。驕則德不進，吝則道不弘。如是之人，雖有他美而不足觀之，觀其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不足觀也。則聖人惡驕吝之甚可見矣。

徵驕且吝，無德者也。苟無其德，則才美豈足觀哉。蓋驕則失君子，吝則失小人，故驕且吝，所以失人心也。治天下以得人心為先，故孔子云：爾傳稱周公吐哺，與此章之義正相發耳。宋儒不知聖人之

周公吐哺史記
魯世家

孔子時有周公
見左傳

道者先王安天下之道，故不達此章之義，徒以氣盈氣歉為說，可謂不知類己。孔安國曰：周公者，周公且蓋孔子時，周猶有周公。漢儒精細如此。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古孔安國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新**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古義**穀，祿也。志小者其得則小，志大者其成必大。為學之久而志不至於祿，必不為汨汨於流俗而終其身聖人所以嘉尚之也。

徵三年讀，謂學三年也。學不至於穀，句學屬上者。

邦有道穀憲問篇

原五穀
此于和齊國公

非也。至者謂學而成材也。穀，祿也。不曰祿而曰穀，如邦有道穀，皆謂祿之薄者。蓋廩俸也。學三年而其所學未成，可祿之才。是志大而學博者也。故曰不易得也。學記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可以徵已。孔安國訓穀為善。朱子至為志皆非。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古包氏曰：言行當常然。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將亂之兆。不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

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古義篤信而好學，則學必成。守死而善道，則道必達。危者將亂之兆，亂則臣弑君，子弑父，危邦不入，擇其地也。亂邦不居，避其害也。亂重於危，故危邦在外者不可入也。若亂邦則仕者猶不可居，況在外未仕者乎？治世而貧賤則無可行之道，亂世而富貴則無自守之節，皆可恥之甚也。此章與首篇君子不重則不威，章同例。蓋門人綴輯夫子平日格言，以為一章而傳誦之也。夫學者所以求造夫道也。故好學以致知，善道以無闕。則終身之事業備矣。而出處隱見之分，富貴貧賤之道，則道之淺

深德之大小繫焉故君子尤重之

徵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古言一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古言二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古言三也。孔子引古言者三。以証邦有道之貧賤。邦無道之富貴。皆可恥也。守死善道者。守死於善與道也。雖非先王之道。亦有善者。故曰善道。邢疏如謂道之善者。然道豈有不善。朱註以善其道解之。是如莊子庖丁善刀之善。六經未之有。故皆不可從矣。本言篤信好學。則能守死於善與道。而孔子引之。唯取下句。朱子連不入。不居見與隱。皆為篤信好

莊子養生主

學之效。非也。世雖非篤信好學之人。亦有能不入。不居見與隱者。豈可拘乎。故曰古言而孔子引之。唯取下句耳。守死者。謂守死而弗去也。從善與道。則死。否則生。於是乎君子守死而弗去也。仁齋先生以為終身之義。可謂不知字義。已危邦者。將也。之邦也。何註危者。將亂之兆。非也。亂邦。謂臣弑君。子弑父。豈翅是哉。朱註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亦豈翅是哉。蓋二者皆亂邦也。朱子乃不取何義者。必據胡氏輩春秋之義。而謂臣弑君子弑父。人皆得討。不當輒去。然其勢有不得討者。豈可一

胡氏春秋之義見憲問篇陳成子弑簡公章集註

槩論哉。朱子曰：天下舉一世而言是矣。朱子又以篤信與好學分屬守死與善道。是自其家伎倆。古書所無。不可從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古孔安國曰：欲各專一於其職。

新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古義人各有其分而不能自盡。必好越位犯官干預其政。故夫子言此以爲戒。○輔氏廣曰：不在其

位而謀其政不義而不可爲也。問而不以告不仁而不可爲也。

徵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謀者有所營爲也。營爲其施設之方。非在其位者所不爲。亦所不能也。是必

有其事焉。不啻論其理也。譬如登浮屠。愈高則所見愈廣矣。故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也。必有昧乎事而誤焉者也。且身不任而輒言之。非所以敬天也。自宋而後儒者。昧乎此章之義。故經濟之說盛而天下愈不可治。悲哉。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古鄭玄曰：師摯魯太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既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

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

新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

正樂通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古義師摯魯樂師名摯也始指未適齊之前關雎說見前亂樂之卒章也洋洋美盛意言今則人去樂湮洋洋之音不可復聞矣夫子之歎其思深矣關雎成周之雅樂其詩言后妃之德其聲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乃三百篇之首篇而合于中和之德使聽者自得性情之正樂之最至美者也而師摯魯之妙工當其初年為夫子奏之故夫子歎之如此

徵鄭玄曰師摯魯大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大師摯識關雎之聲而管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殊為不通朱註亂樂之卒章也以師摯之始為在官之初按始初義殊朱子混之誤矣且孔子美其在官之初則豈末年耄廢邪其以亂為樂之卒章者以賦卒

史記孔子世家

史記夏本紀
漢書禮樂志

有亂也。殊不知亂可歌而賦不可歌。亂乃賦卒章已。安得為樂之卒章乎。按詩大序。關雎。麟趾。鵲巢。騶虞。是謂四始。說者不知古文辭。或以為關雎鹿鳴。文王清廟。或以為大明。四牡。嘉魚。鳴雁。皆非矣。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益稷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房中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是始與亂。皆樂中名目。今樂有亂聲。可以見已。益言師摯之奏四始也。其關雎之亂最盛美也。鄭朱昏失之。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古孔安國曰狂者進取宜直孔安國曰侗未成器之人宜謹包氏曰慳慳慳也宜可信孔安國曰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

新侗無知貌厚也慳慳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

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古義狂者意高而無檢束之謂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慳慳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辭此言意

高者不事矜飾宜直矣無知者有所畏憚宜愿矣無能者不解作為宜信矣而今皆不然則是棄才也雖聖人不知所以教之人其可不知所取哉

徵孔安國曰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包咸曰慳慳慳也宜可信朱註侗無知貌慳慳

揚子法言學行
篇
莊子山木

無能貌書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孔安國訓釋揚子法言慳侗顛蒙莊子侗乎其無識皆童蒙之義故註未成器之人朱子訓無知亦是矣而慳慳訓無能是其意謂侗慳似無差別故以無知與無能二之可謂無據矣慳慳慳也慳謂愿朴無文禮器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慳檀弓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慳吾從周朱子以慳為美德故不從包說殊不知慳是一鄙野人故與狂侗並言狂者有大志而不拘常度若多詐則一妄男子不可得而教之矣童蒙無知

而不謹愿鄙野無文而不信師皆不可得而教之矣。吾不知之矣者。謂不可教也。孔子以教人自任。故曰不知之矣。孔安國曰。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朱註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皆非矣。是皆性劣者。其何罪而孔子絕之哉。朱子引蘓氏之言。誠確論也。然不言其以教人自任。亦失之矣。又按博雅曰。慳慳誠也。亦與訓慳同義。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古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
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
○程子曰學如

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

古義言為學者其用心當若追亡者之恐不能及而竟失之也夫人不知學則已苟知學之為美而懈怠不勤則是無勇也故非智不進非勇不成學者其可不知所務哉

徵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何晏曰學自外入至熟乃

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是非學也習也朱子曰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是以誠意正心為學也失云者謂失時與人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豈不惜乎良晤一散邈如河山豈不惜乎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古美舜禹也言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大之稱

新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古義巍巍高大之貌而如古通用舜禹皆受禪而有天下然其德最盛雖見與猶不與也故不稱堯

舜而特言舜禹舊解以為不與猶曰不相關此蓋出于老莊茂棄天下之意而非聖人之旨故改之

此言舜禹之有天下皆自以其功德隆盛而致雖堯與之舜舜與之禹然而猶不與也蓋以其功德

之大度越尋常而不可謂之與也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又明不可謂之與也

徵何晏曰美舜禹也言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

高大之稱是帶求字而與字之義始見可謂謬

矣朱子曰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本孟子詳于離婁萬章篇稱論舜禹後仁齋所本同此

是本孟子乃其意謂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故不以

位為樂果其說之是乎聖人皆爾何特舜禹哉且

以心而論聖人非孔門之意焉且不與不相關殊

義不與云者謂忘己之有天下也不相關云者謂

己自己天下自天下不相關涉也仁齋先生而訓

如與讀上聲曰雖見與猶不與也是本孟子然殊

不成文義蓋舜禹之所以不與有天下者以堯故

也舜禹皆纘堯而成堯之道故忘己之有天下而

猶謂堯之天下焉是其所以巍巍然高大也堯舜

禹禪讓之義自孟子而不明故此章及下章註家

皆失之。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

文章

曰孔安國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包氏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

新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堯之德不可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古義朱氏曰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

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言民涵育於堯之德化而不知其德化之所以然猶人在於天地之中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故曰民無能名焉唯其所見者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達巷黨人徒見孔子之大而其所稱謂纔在於博學而無所成名是以益知孔子之德之大矣是堯孔之所以為大也

聖也

徵巍巍乎稱堯也非稱天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故曰巍巍乎朱註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

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是高大二字貼巍巍乎非矣

巍巍本以山言之豈可以贊天邪孔安國曰則法

大全饒雙峰引
易與天地準補
朱註意

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朱子曰。則猶準也。是其意謂人君皆法天而堯大聖人也。不可以法天言。故引易與天地準。而言堯與天齊也。理學者流以渾然天理立說。以為聖人胸中別有天。故諱言法天耳。其究歸於佛氏三界唯一心。豈古聖人敬天畏天之意乎。堯典所載。唯有欽若昊天。是堯則天之事也。又曰。欽明文思。夫在天曰文。在地曰理。文者天之道也。謂禮樂也。堯思所以安天下萬世。非禮樂不可也。禮樂俟其人而後興。堯雖生知不能獨作。故舉舜而讓焉。是所謂文思也。故書頌舜而曰

書語並見舜典
大禹謨

允恭克讓書堯
典

文明。禹而曰文命敷于四海。是禮樂俟舜而興。俟禹而洽。舜而曰協于帝。禹而曰承于帝。帝皆謂堯也。舜禹皆成堯之道。故孔子曰。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堯之思苞舜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稱其大者獨堯而已矣。是之謂則天。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朱註。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非矣。乃謂允恭克讓也。其見於堯典者。咨四岳而用。絲。恭也。登庸。虞舜讓也。不自賢。不自能。民唯見舜禹之功。故曰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上有也字。下無也字。言其

所以有成功者。乃以文章也。文章者禮樂也。苟非禮樂。則成功不能。若是其巍巍也。是堯之思也。且禮樂之功。不期然而然。亦民之所以無能名也。朱註。謂其可見者此爾。非矣。尹氏以功業文章並言。亦非矣。夫成功禹已。文章舜已。使堯無文思。何稱堯哉。蓋自開闢以來。至於堯而後道立矣。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為聖也。其所為不過於利用厚生之事已。及堯時。利用厚生之道大備。而正德未興也。堯之思。其在茲乎。正德之教。至於禮樂而極焉。繹舜典之文。其昉茲乎。堯之有文思。故不與之子

利用厚生及正德三事據書大禹謨

仲尼祖述堯舜據中庸
二典三謨總命夏書據左傳

而傳之賢。以使其思焉。舜繼堯之思。而其功未成。故又不與之子。而傳之賢。以使其成堯之思焉。至禹而成。則傳之子。故堯舜所以官天下者。以道為己任也。故道至堯舜而立焉。仲尼之所祖述。刪書斷自唐虞。而二典三謨。總命之曰夏書。皆為是故也。殷因夏禮。周因殷禮。三代聖人。皆不外堯之思。是又堯之所以獨稱其大邪。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

德也已矣

古孔安國曰禹稷契皋陶伯益馬融曰亂治也治
 官者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
 顯闕天散宜生南宮造其一人謂文母孔安國曰
 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也
 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
 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包氏
 曰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
 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
 新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
 治也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
 顛闕天散宜生南宮造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
 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
 或曰亂本作糺古治字也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
 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
 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
 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
 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

王者六州荆楚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
 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
 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
 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
 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
 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古義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亂治也十人謂周公
 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闕天散宜生南
 官造其一人蓋邑姜也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
 古者人才之盛唯唐虞交會之際為最其後降自
 夏商獨周為盛雖有亂臣十人之稱然其間有婦
 人則亦不能正十人故孔子嘆才之難也三分天
 下有其二先儒謂有刑祭雍豫徐揚六州而唯青
 兗冀三州屬紂周之德通文王及武王未伐商之
 前而言蓋武王初年專承文王之心服事殷而未
 敢有誅伐之心及其惡怒虐極不得已而後伐之
 然非其本心故曰至德也此言堯舜文武之道德
 事業萬世之法程也蓋夫子博稽於古先聖王而
 獨稱唐虞與周其亦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意歟
 夫唐虞之德如天之高遠不可名狀文武之心猶

天之至公不容少私不然夫子奚以與堯舜併論而祖述憲章之哉且其寄心于五臣十亂則雖聖人之治亦必資賢佐以成其功可從而知矣○按三分天下有其二春秋傳云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然孟子曰文王百年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則知文王之時恐未至於有天下三分之二也且上文引武王之言而繼之曰周之德則其通文武二王而言明矣諸儒專斥文王而不兼武王者蓋臆說也

徵舜有臣五人孔安國曰禹稷契皋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朱註劉敞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

作亂古治字也按亂治也釋詁文虞書九德亦有亂而敬作亂之說未可從矣但清汙為汙轉去聲豈亂本上聲訓治轉去聲邪馬融謂治官者十人朱子謂治內治外皆非矣蓋謂戡亂之才故下文曰才難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孔安國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朱子曰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按孔子

之言。本以人數為說。則不容言五人盛於十人焉。且朱子翻顛作解。謂為盛於斯。未見文例。不可從矣。孔安國添比字最字。亦未是。蓋言唐虞之際至此而後為盛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左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朱註。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此說本於鄭玄。亦以意言爾。豈可的指某某邪。周之德。包咸朱子皆謂指文王。仁齋先生獨以為通指武王未克商以前。朱子曰。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是

後世儒者。不知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誤解孟子性之身之。孔子武未盡善。強生優劣耳。孔子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豈外武王哉。仁齋先生為是。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以此終其身。是自文王之事。武王別有克商之事。則古來不以此稱武王。故此章以為稱文王亦可矣。武王繼其志。述其事。則言文王而武王自在其中。豈可生差別乎。且必謂通指武王未克商之前。則克商之後。豈非至德邪。是仁齋先生特為未圓矣。蓋泰伯者讓也。周之德恭也。堯典贊堯以允恭克讓。是德雖

左傳襄二十八年

多乎。唯恭與讓為最盛。泰伯文王極恭讓之至。故稱至德。豈有意於君臣之義哉。湯武之事亦唐虞官天下之心也。儒者滔滔悲哉。按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無臣字。予聞諸先大夫。吾邦明經家講論語者皆除臣字不讀。蓋文母不可為臣。故臣為衍文。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古孔安國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已不能復間廁其間。馬融曰非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

安國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包氏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廣深

八尺。新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非薄也。致

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

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

早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

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揚氏曰薄於自奉而所

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

下而不與也。夫

何間然之有

古義朱氏曰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非薄也。致孝乎鬼神謂享祀豐潔黻蔽膝也。以韋

為之冕冠也。謂損其常服以盛朝服。溝洫田間水

道以正疆界。備早潦者也。儉德之所以聚也。禮由

此而興焉。民賴此而庇焉。禹薄於自奉而慎祭祀

敦朝禮勤民事此其所以能致數百年之太平也。然豈可間哉。

徵禹吾無間然矣。孔安國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已不能復間，則其間非矣。孔子之於古聖人，深尊而敬之，豈望間廁其間哉？且以間廁解，未見文例也。朱子曰：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是與閔子騫章字義相同，為是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馬融曰：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孔安國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揚龜山曰：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是以黻冕為朝服，皆通。然致美乎黻冕者，奉古聖人之道也。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

閔子騫章先進
篇人不問於其
父母昆弟之言

書益稷

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是也。鼻宮室，考工記曰：殷人堂崇三尺，周人堂崇一筵。鄭玄註：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鼻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大氏此章孔子贊禹，所主在恭儉。恭儉，帝王之盛德故也。而致孝乎鬼神，言敬祖先也。致美乎黻冕，言敬聖人也。盡力乎溝洫，言敬民也。敬此三者，則先王之道盡矣。此孔子所以無間然也。後世儒者不知先王之道，故於此章之言，有所未悉其底蕴。學者察諸溝洫，包咸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

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邢昺曰。案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

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是溝洫之法也。以今尺求之。五寸爲三寸六分。一尺爲七寸二分。二尺爲一尺四寸四分。四尺爲二尺八寸八分。八尺爲五尺七寸六分。二尋爲一丈一尺五寸二分。一里爲三百步。則二百四十丈。爲今百七十二丈八尺。乃四町四十八間也。十里爲今千七百二十八丈。乃一里十二町也。百里爲今萬七千二百八十丈。乃十三里十二町也。八里爲今千三百八十二丈四尺。乃一里二町二十四間也。八十里爲今萬三千

